

编者按

记录一个时代的学者，藏有两份“私心”

田野

编者按

5月8日，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裘锡圭因病在上海逝世。裘锡圭先生在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等方面都有极高造诣，曾参加望山楚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等多项整理考释工作。

湖南人民出版社计划于2025年下半年推出《陟彼景山》一书，该书主要内容为复旦大学教授戴燕老师对诸如李学勤先生、王水照先生、裘锡圭先生、朱维铮先生、陆谷孙先生等老一辈文史学者的访谈。本文为该书编辑手记。

2025年偶得缘分，有机会编辑《陟彼景山》的书稿。这是一本学者访谈录，访谈的对象既有何兆武、李学勤、章培恒、王水照、裘锡圭、朱维铮、陆谷孙等这些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或起到学科奠基作用、或引领一代学术转向、或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中国学者，也有兴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三位在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至关重要的日本学者。

翻开书，先读到的是主编戴燕老师的序，谈及了她与每位学者相识相知的缘分，也谈及了做这本书的价值与意义，用戴老师的话说，是她的一份私心，“那就是我相信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而通过对那一代学者的访问，是可以了解到在过去那个即将被有意无意忘记的时代，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在那一段历史中的学者又有过什么样的思考——他们的政治关怀和学术理想是什么……”寥寥数语，却令人心有戚戚。

5月8日，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裘锡圭先生离世的新闻传来。裘锡圭先生曾参加望山楚墓竹简、曾侯乙墓文字资料、郭店楚墓竹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尹湾汉墓简牍的整理考释工作。怅然之时，却也如戴燕老师所言，我深感庆幸，“而庆幸的是，在他们生前，我为他们都做了这样一篇访问。”

2017年，在这本书首次出版之时，章培恒、朱维铮、陆谷孙几位先生已经去世，到今天，这份名单上又多了李学勤、何兆武、裘锡圭三位前辈，而王水照老先生也已过耄耋之年。或许，这份私心，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以文字抵



《陟彼景山》主编戴燕（左）与裘锡圭先生在访谈中。 吴湛 摄（湖南图片库）

抗遗忘”。编辑这样一本书，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一来是因为戴燕老师就是著名学者葛兆光先生的夫人，二来书中访谈的人物基本都是文史领域的顶尖学者，如李学勤先生、王水照先生、裘锡圭先生、朱维铮先生、陆

谷孙先生等，他们取得的成就令我辈后生只能望其项背，所谓“高山仰止”，大抵如此。说陌生，是因为对于书中提及的几位老一辈学者，既与他们素未谋面，更未曾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与为人处世。带着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我对这本不到十万字的学者访谈录，有

了一份期待，期待与他们相逢于字里行间，也期待能走近他们，稍许领略与浸润一代学人的风骨。

读完后，我对戴燕老师的“私心”深以为然。虽然体量不大，但从访谈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时代的留痕，也充分感受到老一辈学者一生执一事的坚守。他们大部分出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的动荡时代，也经历了跌宕起伏、变化剧烈的社会变迁，坎坷与波折伴随了他们一生，即便如此，他们始终保有那份理想与情怀，并为之倾尽全力，几十年如一日，从一而终。如何兆武先生，专注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卢梭、康德、帕斯卡尔、科林伍德等西方思想家、哲学家的作品均有译作；陆谷孙先生，大半辈子在和词典编写打交道，编出了《英汉大词典》《中华英汉大词典》；裘锡圭先生，研究了一辈子冷门绝学古文字学，终成一代大家，等等。

也许，这样一本稍显老气的书——已经出版过，老先生们平均年龄超过85岁，且大部分已经去世——注定不可能成为图书市场上的香饽饽，但于我而言，编辑出版这本书看上去没什么卖相的书，除了让更多读者了解诸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人生，还藏有另一份私心：在这个AI浪潮甚嚣尘上的时代，缺的正是如诸位老先生那般踏实勤奋的“创造者”，时代在求新求快，而少有人沉下心来久久为功，若这本访谈能提供些许参照与借鉴，那便足矣。

（作者系湖南人民出版社大众图书事业部编辑）

读有所得

欧阳文章不是湘西人，却以一本厚重的散文集《湘西足履》“确证了他内心的‘湘西情’和‘湘西魂’”。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其独特的乡土情怀，展现了湘西这片土地的神秘与美丽。它不仅记录了作者探寻湘西山水文化的“足履”，更是一次心灵的归宿和精神的探索。

乡土情怀是《湘西足履》中最为核心和鲜明的特点。欧阳文章以其细腻的笔触，将湘西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描绘得栩栩如生。在“村庄”“风物”系列散文中，作者行走在一个个湘西大地上的村庄里，感受乡村的美丽景色、厚重的风土人情，探寻现代化背景下，湘西大地传统古村落乡土社会的密码。

《那些渐行渐远的风景》一文中，写到的那些村庄，从物质层面，正在不断走向破败、倾塌，但从精神内核上，这些村庄中存留的乡土社会的一些优秀传统，却依然得以顽强地保存。我特别喜欢《老屋》这篇散文。作者通过对老屋的物理空间和与之相关的情感记忆的描述，构建了一个充满历史感和文化意义的场景。老屋不仅是家族成员生活的地方，更是几代人情感交流和文化遗产的场。作者回忆了老屋中的点点滴滴，从曾祖父的教诲到爷爷的艰辛，再到父亲的成长，每一代人的故事都与老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故事不仅记录了家族的历史，也反映了乡土社会的变迁和民族精神的延续。老屋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作者对土地的依恋和对传统的尊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老屋虽然破败不堪甚至最终被拆除，但在作者的心中，它依然是家族精神的家园，是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它植根于作者的内心，永远不倒。

除了呈现当下湘西乡土社会的真实面貌，传达作者浓郁的乡土情怀，《湘西足履》对湘西文化深层次的探寻与思考，还具有民族志的价值。《苗族银器：闪烁着月亮光泽的民族史诗》一文中，作者不仅详细描述了苗族银饰的制作工艺，还深入挖掘了银饰背后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民族志式式的书写在这篇作品中表现为对苗族银饰文化的全面记录和深入解读。这些银饰不仅是艺术品，也是苗族人民生活哲学和世界观的体现。《毛古斯：歌接远古之音 舞舞癫狂之美》中，作者通过对土家族传统舞蹈毛古斯的描绘，展现了这一民族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更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传承。毛古斯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声歌唱，都是土家族人民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祖先文化的传承。

在文化散文《沅水听涛》中，沅水不仅是湘西的母亲河，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它见证了屈原的流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以及湘西人民的生活变迁。这篇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通过对沅水的深情描写，不仅展现了这条河流的自然之美，更通过沅水与湘西人民生活的紧密联系，反映了湘西人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和对传统的坚守。

湘西是一片文学沃土，自沈从文以来，一代代湘西作家从未停止过对湘西的书写。欧阳文章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在湘西工作的“异乡人”，他对湘西的书写往往有着“他者”的独特视角。此外，他还从事多年的媒体记者工作，他的散文，带有一定的纪实性。他对湘西文化的书写往往通过采访对象来呈现。

在《算军的背影》一文中，算军的后代陈启贵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传统的守护者。他对算军历史的熟悉和对算军精神的传承，体现了湘西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英雄的敬仰。散文《日暮亭子关》描绘了李祖兴老人与亭子关之间的深厚情感。李祖兴不仅是亭子关历史的活字典，他对亭子关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充满了深情。他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中保持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和价值观念，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后辈的教诲，体现了湘西人格魅力的多面性。《最后的卫兵》这篇散文记录了杨光生老人对天星古屯堡的守护，以及他对湘西土地和历史的深切情感。老人对古屯堡的坚守，不仅是对一座古建筑的守护，更是对一段历史的尊重和对一种精神的传承。

《湘西足履》是书写湘西的一部力作。是作者欧阳文章在湘西大地上行走、探寻、思索的“足履”。这部作品尽力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立体、充满生机的湘西，提升了我对湘西这片土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读者也可以在阅读中感受到湘西的独特魅力。

用文字构建一个立体、多彩、充满生命力的湘西形象

林铁

他山之石

文化的故事：从岩画艺术到韩国流行音乐

马丁·普克纳

编者按

文化如何定义？文化背后又有哪些故事？近日，《文化的故事》一书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马丁·普克纳。在书中，作者摆脱了学术式的严肃堆砌，以“讲故事”的方式引领读者走入文化史的关键现场：古埃及的绝世珍宝为何会在柏林新博物馆？阿育王竖立的石柱如何影响1500年后的阿拉伯帝国？远在拉美的圣多明各和欧洲启蒙运动有何关系？韩流又为何能在全球风靡？每章都如一场时空穿越之旅，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打开文化的纵深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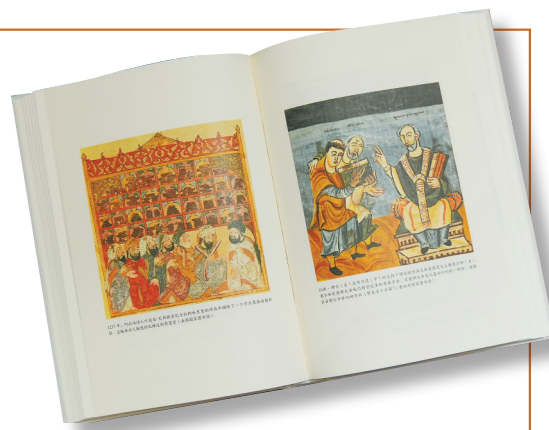
有这样一种文化观：地球上居住着不同的人群，这些人通过共享的实践而得以成群结队；由此形成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习俗与艺术，从属于生长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他们也必须抵抗外来干扰，守护自己的文化。这种观念认为文化是某种类型的财产，这种文化属于生活于其中的人群。这种观念的好处，一方面在于能够鼓舞我们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给我们资源来守护和捍卫这笔遗产，比如说现在有不少博物馆也被迫将来源可疑的藏品归还给其真正言顺的主人。让人吃惊的是，“文化可以被拥有”这一观念的受众极广，其中包括致力于维护本国传统的本土主义者，以及宣称某个群体的文化财产不容外人侵犯，希望以此制止文化挪用的人士。

还有第二种文化观，极力反对“文化可以被拥有”的想法。持此观念的代表人物是玄奘，这位中国旅行者远赴印度，将佛经手稿带回中土。翻译希腊哲学的阿拉伯与波斯学者也作如是观。实际上，无数从外来文化中汲取灵感

的学者、教师、艺术家，也在身体力行，推广这种文化观念。在我们的时代，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尼日利亚剧作家）与众多艺术家也秉持这种观念，共度欧洲殖民主义余波。

对上文提到的这些杰出人物来说，文化的诞生，并不限于某个社区、群体的资源，也从与其他文化的相遇和交往而来。文化并非仅从个人的生活经验而来，外借而来的形式与观点也帮助不同个体更好地理解与表达自己的生存经验，创出新路。若我们仅将文化视为财产，这些人有可能会被看作掠夺者、挪用者，甚至是入侵者。但是，他们以谦卑姿态，全心投入于毕生创作，因为他们感悟到文化要通过传播才能发展，也深知将文化视为财产并拥有之的做法是作茧自缚，最终只能导致思维表达的贫瘠、干枯。

本书主旨并不在于致敬传统著作，也不在于捍卫西方经典。书中出现文化观念更为凌乱，我觉得也更加有趣：它写的是来自遥远之地的各种影响，被带到一起相互接触；它写的是不同传统被打成碎片，又被缝补在一起，



《文化的故事》内页图。

从而产生无限新意。那些弘扬文化交流观念的人物，往往不获认可，有些人也被少数专家的光芒掩盖，至今仍无声无息。直到我放眼传统经典之外，开始写这本书之后，我才发现许多新的人物踪迹，跟着他们深入探索那些鲜为人知、未被探索的路径。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如果我们要向剥削性的旅游（exploitative tourism）说不，停止对其他文化的轻侮借用，保护身处危机的各种传统，就必须在财产权思维之外，找到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以此来维护文化实际运作的方式。

在这批文化创造者的各种作为之中，关于文化的全新故事冉冉升起。这个故事讲的是跨越时空界限的相遇，讲的是惊世骇俗的联系与深藏不露的影响。这个故事不总是美好的，也不应该被视为美事一桩，但它是我们手上仅有的故事；作为文化生产物种的人类历史。这是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

跟我书

活在中药草本的血脉里

——《草木本心》后记

谭电波

中药的起源发展和我国的历史文化一样久远，中药既治病也疗心。

仅仅知道中药治病是不够的，仅仅知道藏在古诗词中的中药名是不够的。

我们与中药的距离，要远远大于人与春天的距离。春雷一响，闪电一耀，人与春天的距离，便只隔着一朵花，一场雨，一条丰盈的河。而人与中药的距离却隔着无数个日夜、多年的泥泞，比如七叶一枝花需要漫长岁月的“慢煮细熬”，方可瓜熟蒂落。

如果说人在世间是一场又一场邂逅，邂逅林中的雨、邂逅山边的风……那么，我与那些中草药又何尝不是一场又一场邂逅。

天地万物的膜拜。这世间不缺落叶和飞花，也不缺那声清鸣和叹息，我并无去说舌的必要，这些诗，只是我对草木的呢喃。

我始终相信，一个地域的富饶与当地中药材品质有莫大的关系。一根人参就能够打开关于长白山的所有想象，它的沉默和高傲，忧伤和孤独，都是大地富饶的一部分。

中药不缺少阳光关照，风雨滋润与抚摸，它们深入万物内部，它们量过天高，量过地宽，量过水深。但我文字简陋，反而掩盖了中药之美。

中药，我赞美，用尽一生。我曾试图用一些现代种植栽培技术，为它们去挡风。然而，地道的中药材多半野生，自生自灭，甚至误入“歧途”。但其实，误入歧途的是人，我们一错再错。

很多人缺乏中药专业知识。但若不拘囿于文化意义上的交流，把药性视为人性，把药理视为事理，那么人即本草，本草即人。这也就是我认为“为什么写”高于“写什么”，“写什么”高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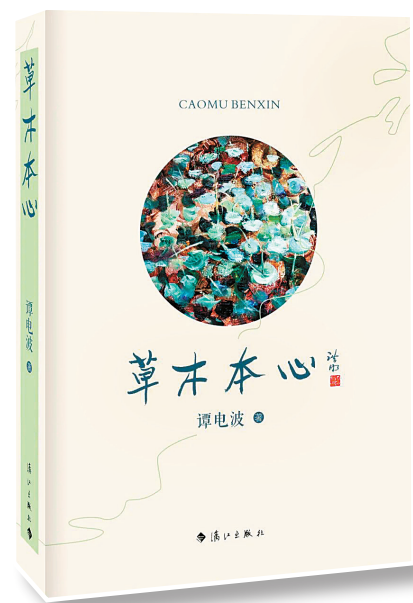
“怎么写”。

我写我的一时思索，也写半夜里的哽咽。书写时，我交出耳朵、眼睛和良心，去观察、去理解我所处的草木世界以及肉眼之外的可能。试想，身边有多少我从未知晓的真实存在？又有多少我言之凿凿其实差之千里的所谓真相？

我下笔犹豫，时常戛然而断或突然反转。中药历史久远，文字发明之前，这些中草药就存在了。也许，人类历史在浩瀚宇宙中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而诗说中药的意义也是虚无。

近10年，就我波澜不惊的人生来说，我吃了足够的苦，这也丰富了我的理性。诗、我、中药，三者互不掩饰，不担心谁来剥夺自由和尊严，这或许是年老赋闲的宿命——简单纯粹。

若有美事，我把它分成三份，一份给中药，一份给诗，一份给流水。到了小结一番的时刻，于是，就有了这本诗集。



缺乏感情，写作便成了轻浮、玩弄文字的游戏。上年纪之后，说得越来越简单朴素，但愿我能把中药说成白开水，把复杂的事，以及由此产生的感受，讲得明白简单朴素一些。单纯即美，如同微笑。本草世界那么美妙，让人感动。